



古源山人二論卷之八

朱子晚年論上

陽明先生有朱子晚年定論之編而陸子晚年所論

則未之及也夫陸子晚年所論即朱子早年所論編朱子晚年論而不及陸子晚年論是陽明先生欲諱之也陸子晚年造詣彌高陽明學宗陸子而反不及其晚年所論何與夫二公晚年所論蓋以教學者未流之弊而各補其早年之所未足者也各補其所未足而獨遺其一可乎予今既集朱子晚年所論為上篇蓋不沒陽明救世之意復集陸子晚年所論為下篇蓋不廢古人教人之常規云

答項平父書云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

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

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已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程篁墩曰按此書則知朱子世之褊心自用務強辨以下人者於是可以惕然而惧幡然而省矣然陸子亦有書論爲學全與朱子合而無中歲枘鑿之嫌

答呂子約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

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

徐少湖曰子思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問道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

本之有定而為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為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為專道問學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為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或問于呈祥曰子思先言尊德性而后及于誠身戒子張學于祿先言先言明善而后及于誠身戒子張學于祿先言多聞多見而后及于慎言慎行顏子稱夫子善誘人先言博文而后及于約禮何與呈祥曰言明善而即繼之以誠身則知明善的主意在于誠身言多聞多見而即繼之以慎言慎行則知聞見的主意在于言行言博文而即繼之以約禮則知博文的主意在于約禮是亦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意也

答周叔謹書云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其中二字當玩味

答黃直卿書云為學直須先要立本文義即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畧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

避譏笑却誤人也

朱子嘗謂非存心無以致知即此先要立本之意也立本

之說早年亦常言之固不待晚年也定本云者猶嘖云常規則例也聖賢教人有定本知行二

字乃聖賢教人定本也朱子初年教人每令學者講求文義使知聖賢爲學之要庶幾所行不差所向云爾此亦定本所在也其後學者不免昧本旨而專求傳註昧大意而專事煩瑣考校同異研究纖悉馳心文義有忘本逐末之患意思迫促無寬舒自得之意此朱子之所深憂也然此非朱子之過也不善學者之過也誤在學者非誤在朱子也其曰向來定本之誤者謂向者拘定本之說以教人反以啓學者支離之弊耳蓋痛自悔恨與以感悟乎人耳世之儒者惡末世支離之弊欲援是以伸其格致之說且將古人精一博約明誠擇守之類一切更改殆盡而乃嘵嘵然以號于人曰吾之學求之於心也非求之於外也嗚呼朱子之學獨非求之於心也哉此書與答張敬夫書只是一意學者宜細考之

答呂子約書云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

廢然潛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既曰涵養本原而必察夫理欲之判則知爲先務也

可見又曰于此處見得分明則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矣則知即是行也可見不但已也又曰近日方實見得又曰自家身心不知安頓去處拳拳以知爲言則夫教人以力行之計者舍知之外又豈別有一方法者乎

答何叔京書云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

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此爲徒博

文而不知反求諸心者發也孔子嘗曰學而不思則罔而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嘗曰不學詩無以言而又曰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故聖賢教人無定術猶醫者之治病無定方也今欲援是而廢孔子博文之說廢朱子格致之說其殆主張太過而欠反復精思者之故與然曰因事省發曰曉然無疑曰觀此流行之體曰幸於日用間察之則其緊緊爲人之際亦未嘗不拳

拳在于知也

答潘叔昌書云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

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
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
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
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此亦為徒知讀
書而不知收斂

身心者
發也

答潘叔度書云熹衰病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
目靜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
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
嚴霜大凍之中豈無此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

多者勝耳

意已
見上

與周叔謹書云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
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
理甚覺不滿人意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
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
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
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
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
段着力考索也

陸氏專主力行之說非不是但
不察朱子知行之說亦非不在

于力行此則其粗心浮氣之失耳今不罪其不
察之非而并棄其所言之是是不能虚心平氣
以觀天下之理其與陸氏之粗心浮氣相去何
能以間哉朱子反已之說正是虚心平氣忘已
以觀天下之理其不沒人之善正與大舜
舍已從人一同此其所以爲學之大成也

答陸象山書云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功夫

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

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意已見上

答呂子約書云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

立則事事皆病耳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

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

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孔子曰吾常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豈思而不學者哉蓋爲徒思而不學者發耳然則朱子豈涉支離者哉爲學者流弊而發耳人但見其有向來二字遂以爲晚年定論誤矣

與吳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

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

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

所以多不得力

知行並進則知行互相發自有得力處矣須知止是二字最緊

要止是者止于此而不能兼乎彼也

答張敬夫書云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

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
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者若充擴
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又曰平日解經最爲
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
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
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
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善說經者不
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不相離
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所謂準止酒例戒而

絕之者亦有爲而言也世儒欲廢博文之說而不援此以爲證天下后世其孰從而信之朱子解經以義理爲主而事跡次之有功于經大矣漢儒焉能及之其猶云爾者亦謙已誨人之意望道未見之心也

答呂伯恭書云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疆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此見朱子進學不已

之意然曰因講論而有悟則其所進未嘗不因知而得之也且既曰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

而又曰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
則其立言亦自完全而無滲漏矣

答呂子約書云年來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

做身主不起反為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

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朋友憂之孟子曰學問之他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矣要領者求放心之謂也不然主客莫辨徒費精神而無益貪外忘內之病夫豈

小哉須知覺字最緊要非覺則不知此是大病也故曰知常在先也

答林擇之書云前日不知敬字上用力徒以口耳

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

震悚盖不知所以措其躬也前日不知而今日思之此所以怛然

震悚也須知不知與思之四字最緊要

答林擇之書云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

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

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

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

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

功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

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

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

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
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

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孔子既曰好古敏求而又曰汝

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既曰叩兩端而竭焉而
而又曰予欲無言既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
而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既曰吾道一以貫之
而有抑揚輕重之間不過隨時隨事以爲轉移之
術耳其曰末流之弊則非朱子之初意可知
晚年所論規學者末流之弊耳非真謂前說爲
非也且曰陸氏兄弟近日却肯向學其門人來
訪者間亦有舊病則其不滿于陸氏之門人但
知力行而不知講學者亦隱然見于言表矣然
則謂朱子晚年所論爲定論者謂之不知朱子可也

答梁文叔書云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

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

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

孟子又說第二節工夫引成覿顏淵公明儀三

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

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

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

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

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

日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

是聖賢則知即是行可見
須知看字見字最緊要

答潘恭叔書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

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

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

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省察讀書皆致

知工夫也而省察之方則載之於書必讀書而

后知之則讀書非所先耶然省察者考得失于

已也讀書者考得失于書也考于書者固不若

考于已者之爲切矣使其以省察之心爲讀書

之心則反觀之下開卷有益又何先后緩急之

可言哉惟其不然而勢必趨于記誦也不免有

貪外忘內之失是以不得不爲此

抑揚輕重之論覺已以覺乎人耳

答何叔京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

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

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

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

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

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知中爲天下

延平令學者體認未發時氣象爲第一緊要工

夫而不可緩矣然曰體認分明則應事自然中

節知即是行爲可見章句訓詁之習亦學者所

不可廢但謂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

答何叔京書云熹近來尤覺昏惰無進步處蓋緣

日前偷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

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

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

有所濟否

爲此論者蓋爲講論之功多力行之功踈而發也非徒以誨人蓋真以自

敬言也

答何叔京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

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

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

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

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

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

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

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

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

鑒耶

均一多識也然彼以之蓄其德此則未免爲支離何哉蓋彼之多識求之於心也此

之多識求之于書也求之於心則彼之言即我之言彼之行即我之行焉往而不爲蓄德之資

否則書自書而我自我此俗儒之學所以異于聖賢之學也若使本領既立則自無此失矣朱

子嘗謂非存心無以致知夫豈不知此弊而復自蹈之者耶為此言者特以覺乎夫人之不知存心者耳而亦因以自警也然曰提撕曰察曰默會則亦未嘗不以知為先也

答林擇之書云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真能久

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此為徒窮索而不知

存心者發也然曰正要見此曲折則亦未嘗不以知為先也

答楊子直書云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為大

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功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閑中却覺有進步處太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為何而讀書為知此求放心之要訣耳今既不然矣故不得不提此要訣以示人為是伸此抑彼之論也然既曰閑中却覺有進步處而又曰於語言中罕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則是持衡無一定之權輕重無一定之勢未嘗專主一端之說以教人也是故知此意而后知吾所謂知即是行之說矣知此意而后知陽明所謂行即是知之說矣

答陳才卿書云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
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
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
其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此發明格致之說無餘蘊矣朱子恐人求之于外故為是近裏着已之言以示人也心非死物也因事因物因耳目聞見有所感觸處便是良知之發便是所已知也即此推之以及其所未知便是格物也此便是存心之妙訣便是孟子所謂思則得之者也然則格物豈求之于外也哉是故何物非我何我非物何事非理何理非心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與劉子澄書云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

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

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貞別有用

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所謂言語文字者得非指書與講論之謂乎孔子曰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曰博文而又曰約禮則知博文之主意在于約禮也主意在于約禮則博文為約禮之工夫可知約禮為博文之歸宿可見是知行互相資知行實一事也今日文字言語之外別有用心處是分知行為二事非所以為訓矣蓋此為向外浮泛者而言之也向外浮泛者徒從事于言語文字而不知反求其本心故不得不為此反本之論以救之也亦孔子禮奢寧儉之意也

答呂子約書云日用工夫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

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

無把捉處也

謂之曰要見一大頭腦分明則知爲先務也可見子約復書云其蓋

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事是我元物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

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
下雄是未能操存然語默應酬問歷歷能自省
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
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
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
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疆把捉得任亦只是襲
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
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與呂子約書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

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

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

箇無知識不識痛養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

吾事耶

讀書而不知求其放心者有之矣未有
不讀書而不知求其放心者所謂此心

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是書不能爲吾用而吾心反爲書所奪矣此意也孔孟以前未之有言也至朱子始言之夫義理無窮世變無盡固非一聖一賢之所能盡發明也惟居此時遇此事方有此言耳固不先天以開人也今欲因此而遂廢古人博文之說得非矯枉過甚者耶是故秦皇焚書之事可以監矣

答吳德夫書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須知兩見上見字知中有行也下見字行中有知也上見字乃下見字之母

朱子曰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不領畧不深思則不知其言之精密所以遂成蹉過也此聖賢教人所以必以知爲先也然朱子中庸註未嘗不用延平之意雖稍有不同然大意則未嘗相背也是豈真不領畧不深思者哉其猶云爾者特以其見于力行之間未能懇切至到有負延平之教爲可恨耳此則朱子之所自知而他人不及知也觀遂成蹉過之言則可見

答劉子澄書云日前爲學緩於反已追思凡百多
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
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
快學者緩于反已急于文義者每每以朱子先
知后行之說爲言而不知其支離亦甚矣故
不得不痛自悔恨以感悟之也然此豈朱子之
罪哉不善學者之罪也今觀其所論註文字真
無遺恨矣惟補格致之說不以物有本末之物
爲言而以天下之物爲言措辭少涉支離耳然
以格致爲知以誠正爲行大意未嘗不是也今
欲因此追悔之語援此爲證而遂廢古人知行
之說其殆癡人前
難與語夢也與

陸子晚年論下

其早年所論有暗合乎
晚年者亦附見于此

與趙詠道書云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
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孟子始條理者智
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
子終條理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
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
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

行之而已是冥冥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
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
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
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
其至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
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
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
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
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是空

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

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陸子曰爲學有講明有踐履講明者知也踐履者行

也夫先曰講明而即繼之以踐履則知所講明者皆踐履之實也是其未講明之先主意已在於踐履矣而又何支離之有孔子博文約禮之說正如是也是雖不言知行合一不言先立乎其後者而知行合一先立乎其後者之意蓋已躍然于吾前矣又何待明爲之說也哉

與黃元吉書云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

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

見處且隨日前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

隨分有日新處未至全然爲妄行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非

由外鑠我也行則踐吾固有之知者耳此知行二字古人所以教人爲學之定規也雖以陸子之粗心浮氣亦豈能廢古人知行之成說也哉是故尊聞行知之說宜乎以爲非欺人也

與彭子壽書云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大學言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皆是聖賢教人使之知有講學豈有一句不實顧今講學之路未通而以己意附會往訓立爲成說則恐反成心之蠹賊道之榛棘日復一日而不

見其進志與事乖說與行違首尾衡決本末舛

逆未可歸之稟賦罪其懈怠也

陸子曰講明存養自是兩節使

兩節之言出於朱子則世儒又必以爲支離而非議之不暇矣今乃不然何耶得無以早年之陸子可以蓋晚年之失而思欲爲之隱諱耶

與劉淳叟書云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爾曰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顯更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甫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

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
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辨論不得不致其詳必
曰不在多言則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
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時稱其好
辯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
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辯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
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
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
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實無其味

不致諸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

者豈有窮已哉

此篇與朱子平日知行之說無分毫少異雖然猶幸而出于陸

氏之口也豈天不欲精一傳約之傳盡至泯沒者耶不然何二先生若是之符契也

與周濂夫書云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

家人詩之二南是也濂夫資質隱約却不甚英

特非磨之以學問其爲害未有已也

既曰處家之道古聖

人格言具在又曰非磨之以學問其爲害未有已也以見非知則不能行也

與戴少聖書云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

之以聽其發揚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

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克養之
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淵浩
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邪朱子平日教人讀書之意亦是如此
與傅子淵書云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讀者多忽此謂爲易曉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
謂知先務矣易之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中庸之
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
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

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

謂之曰欲知謂之曰致辨謂之曰有序而又引

古人知行之說以實之則知爲行之主意可見

與顏子堅書云聖喆之言布在方冊何所不備傳

註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搜求儲蓄殆

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唯足以愈疾而已

苟厭其常忽其賤則非求醫之本意也考聖言以爲自

淑之計猶用方書以爲醫病之計也

陸子曰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已致

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

不能達

朱子平日之言亦有此意○見傅子雲錄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註陸子曰須先看古註

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槩先須理

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

觀此則陸子亦未嘗不教

人讀書也○見傅子雲錄

陸子曰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

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

陸子

門人如慈湖輩深有此病得非早年粗心浮氣之病傳染于門人者深而未能遽去者耶○見

周清叟錄

陸子曰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

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飲之自然有渙

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朱子平日之言亦有此意○見周清叟錄

陸子曰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

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

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胡氏

攢曰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

體之於身亦未嘗不以道問學為事也

陸子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博學在先力行

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為是不當

為曰在先曰在後截然分知行為二事支離之甚無過于此此朱子早年之失也陸子又何

為而蹈之耶而况朱子早年之失猶未若是之甚耶然則世儒非朱子而不非陸子何耶得非

欲伸已說以自附于早年之陸子耶○見李伯敏錄

陸子曰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

理會不得時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讀書

固知也遇事理會亦知也朱子格致之說亦是如此○見包揚錄

陸氏曰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

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

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

只是就事就末可與程子所謂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相參看緊要只在

須是明理須是知學二句○見包揚錄

古源山人二論卷之八終



四

五十二

